

穀山筆塵卷之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臣品

古豪杰用世求其才略固亦可企而及惟氣魄  
與望不可強何謂氣魄與人同恩而能使天下  
感其恩與人同威而能使天下畏其威此必有

出於慶賞刑法之外者所謂氣魄也何謂望位  
有與之齊而其勢獨尊功有與之並而其名獨  
著求其故則不可得而指此所謂望也人臣之  
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近世若御大  
大夫德平葛端肅公所謂德望若太宰蒲坂楊  
襄毅公所謂才望若大宗伯華亭陸文定公所  
謂清望

穆考初政新鄭以藩邸之舊卽欲自用華亭積  
德因百計逐之自太宰楊公御史大夫王  
公及六官之長各率其屬上疏及臺省庶官交  
章論奏凡二十八疏大略保華亭之功劾新鄭  
之罪以爲不可一日使處朝廷

穆考其眷新鄭及見論者日衆不得已策罷之  
是時葛端肅公守禮爲大司徒而獨不上疏少  
司徒二人其一桂林徐公養正新鄭之同館也  
其一扶溝劉公自強新正之里人也皆請葛公

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二公不得已乃爲白頭疏上之已而葛公自罷徐遂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感葛公之誼因召用之時劉方爲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劉曰比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老先生尚在此耶劉爲赧然葛公廉直人也新鄭第以書以用之新鄭當大權多所快恣而葛掌御史臺不肯附麗新鄭亦少疎之其後正大臣事葛公又爲宛轉以不及禍交道始終如此公者世不幾見

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終身不置姬侍年且五十夫人以其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夫人從史百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侍卧內略無羞淫公卽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挈至山西往返數年適召其家還之則猶處子也公素性不好

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  
對公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迎新郎君故事皆  
當有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白公時濟南相君  
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葛公面斥御史相君曰  
是某意也葛公曰公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  
閣所票柰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  
以出

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

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  
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  
必以平泉先生爲第一自其爲吉士移疾歸里  
其後告滿詣闕分宜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  
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公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  
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陸公謝曰本不敢  
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  
龍湖公治陸之座主也爲之解於分宜分宜曰

彼陸生者何其徑廷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  
龍湖憂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人持  
候分宜門下使使召陸吾爲汝謁可往見相公  
一謝陸從命往龍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  
門張公所遣使持命幣者以刺授陸使自爲獻  
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一  
揖即出中不出刺分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  
幣者問曰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分  
宜大恨陸公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赴  
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萬曆  
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  
復稱疾求去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清操絕代嘉靖末筆爲  
真定巡撫見分宜虐焰卽移疾自罷屏居南桂  
湖土茅屋數間薄田二頃僅給衣食日惟飲

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由元或  
留設食食不過數品率脯菜三四品然不出謁  
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公曰吾罷吏  
居家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  
老不能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  
嘉靖乙丑分宜罷相華亭當國收羅海內人望  
乃起公爲御史中丞報者以檄至僕入白狀公  
方趺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搖首不答僕不  
敢言出俟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檄觀之擲  
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吏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  
然以爲得人

瓊山御史大夫海忠介公瑞嘗爲閩中邑博士  
御史行縣詣學官令長以下皆伏謁於堂下惟  
公平立不跪曰若至院臺當以屬禮見此輩乃  
師長教士之地不當詘體兩訓導夾公而跪公  
立其中時謂之筆牀博士已而浙江省試延爲

主考公欲以故事自出試目御史不肯公即  
其從者出聘幣返御史曰試目考官事也以考  
官召而不得與事於義謂何卽拂衣出二司先  
轉留之竟出一目乃已後遷一令召入爲戶部  
主事止携一奴入京寄居寺中出門未嘗有錢  
僧入其室視之惟故袍一領而已乙丑上封事  
自分必死人亦無有以更生望之者已而竟免  
蓋華亭相公有力云傳聞公疏旣矣

世廟震怒握其疏遶殿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官  
女主文書者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豈肯走乎  
已而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  
之無與立談昨此疏旣上其僕已凶去矣夫愚  
士問何以處之黃曰彼欲以一死成名皇祖  
皇上殺之正彼所甘心不如置獄申使皇祖  
上是其言旣而有旨此畜物有比干之惑但朕  
非紂也公在獄中三年遇皇祖

穆考登極赦之以爲大理丞已而拜都御史

海忠介公爲御史中丞出撫蘇松行事過於核  
尅出入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  
儀自令長佐吏下逮津令皆令錦繡入見此雖  
故事一時創見無不駭耳至於裁革過客夫馬  
及抑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太譁不  
能安席矣傳聞吳中大飢海公欲勸借富室先  
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以三萬  
應公乃往請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賑鄉里相  
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人多至數千  
有一籍記之半係假借公至相公第請其籍削  
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  
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  
亭恩厚以是窘之爲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於  
報施之義則左矣

嘉靖中華亭相君爲太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



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  
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  
已一日着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  
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輩  
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  
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  
問遺惟無司寇嚴公清名

上甚重之內中因呼爲嚴青天未幾拜太宰蓋  
特簡也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卽曰  
此套子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  
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  
名卷而封之予嘗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  
太宰宋公獨愀然曰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宜

須極論正要

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  
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  
矣同列皆服其言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  
中卽內閣密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矣  
迴憶此公之言爲之三嘆

商丘太宰宋公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從大  
司徒秉銓東明石公星代爲司徒欲振剔奸蠹

以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宋公待  
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  
金若干可供國用奈何無人及此宋公曰不然  
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  
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利  
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公默然曰且  
人言及太倉陳腐若于明年漕糧或可改辦  
公曰不然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處也

少許羸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  
處言者亦阻皆予在座所聞大臣長慮  
如此公天下事縱不能成可保不壞奈何其不  
盡然也

南昌有魏公者道學名流也爲刑部右侍郎  
自早朝後至候于千步廊下朝退查點掖門卽  
閉園薄從玉門出渠卽迎之而入由西橋奔上  
視於右班却從橋北東趨雜入左班以待查點

予與張宮諭一桂同立史館門下遙見其狀宮  
諭指謂予曰試看道學先生舉動失朝事亦尙  
至對萬衆屬目之地作此舉措相顧而笑久之  
一日在賞房待漏鼓聲旣聞部院諸公出至庭  
中相對而揖值諸貢生見朝望見公卿威儀  
巍如堵揮之不退魏公怒形於色叱吏逐之曰  
此是何所村野秀才敢爾予笑顧曰此謂觀  
之光利見夫人爾魏斂容謝曰公言是也

關中太宰孫公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未嘗  
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旦暴動  
失大體如以訪單揭帖按丁此呂之賊罷免其  
官此未爲過及見丁黨交攻急於自白遂將展  
開揭帖進呈

御覽以明其不妄而揭帖所開賊至數萬致激  
聖怒丁適戍江右之士羣然交攻而孫不能安  
矣以揭帖察吏已失公平至將揭呈覽尤非  
體例且揭中賊至數萬如果得實豈止罷官是  
自實其縱也又患內人請托難於從違大選外  
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官中相傳以爲至公下  
逮小民間巷翕然稱頌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  
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  
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以  
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員格高下各有所  
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得

以探丸之智爲挈瓶之守是掩鏡可以索懸  
折衡可以懸決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嘉興許君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  
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  
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  
淚耳僕嘆曰呵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東平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年爲進賢令會逆  
濠反使二校往招進賢公開門延入手刃二校  
於庭懸頭城上濠兵大至公扃妻子於室環圍  
以薪戒守者曰卽聞我敗舉火焚之擐甲出迎  
大敗濠兵濠氣遂阻方濠起兵進賢士人往謁  
公議公謂客曰事勢已急無城可守諸公有何  
方略共命禦敵一文學前曰邑無堅城決不能  
守惟令君爲邑生靈權宜取計公厲聲曰若欲  
從賊耶呼吏亟縛此生先刃之以安衆心請

惶恐拜請生乃得釋於是設立牌柵一邑士  
編於行伍有不如約立以軍法從事城守既備  
校至乃斬之於是進賢無恙矣

海豐太宰楊公巍天性純孝母夫人年百餘歲  
食啖猶健楊公朝夕上食躬嘗以進卽有不樂  
輒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娛母意母當冬月病  
思西瓜食走使四方覓致至則不及飯舍揚公  
以此大痛而終身不食西瓜暑月渴甚但飲水  
而已一日諸公會坐左右以西瓜進見楊公不  
食詢故乃得其詳後問公門下親識餽送無以  
西瓜入門者此亦人所難矣

楊公好奇多雅致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  
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閑時舉酒酬石  
每石一種舉酒一杯亦自飲也予慕其事而無  
石可澆山園種菊二十餘本值菊盛開無可共  
飲獨造花下每花一種與酒一杯自飲一杯凡

酬三事許者徑辭矣

山陰大司馬吳公允自郎署不數年開府蓋得  
之新鄭云吳新鄭門人也隆慶丁卯新鄭爲華  
亭所逐門生故人無一敢送者惟吳送至潞河  
舟中握手垂泣而別新鄭大感華亭因深恨焉  
爲郎數年不調新鄭再相遂不次用之吳善結  
客諸貴人長者無不得其歡心下至遊客談士  
皆揮金以養之有鄭莊田蚡之風江陵柄政吳

事之尤備每有獻遺先通其舍人游七所以事  
游七者亦無不至以故兩相君皆愛用之吾鄉  
福山大司馬郭公宗臯於嘉靖庚戌謫戍陝西  
幾二十年隆慶改元乃召爲南大司馬未幾以  
年滿七十自罷居家甚貧其長子學書不成終  
所資賴公命詣長安求一道地故人同里有二  
二在位薄其落魄不肯一處郭公子容矢大府  
又不肯歸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公自效吳

郭本不相知第以其故幕府子憐而收之爲  
百金使入貲爲千戶充軍門贊畫所以存恤  
至每與衆將大會面命曰若等毋以郭公子厄  
故不相提携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若來知  
亦如郭公子也諸將皆更提挈之郭公大感出  
望外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云  
沈青霞鍊者浙江會稽人也以進士任錦衣衛  
經歷疏劾分宜指其十大罪至呼爲嵩賊

世廟大怒徙保安爲民鍊故狂士扼腕語難至  
塞上從游者甚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  
刻木爲秦檜與其徒角射又好刺譏邊臣詰其  
隱匿督府以下咸睚眦之會總督楊順巡按御  
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刺鍊起居得其狀因上疏  
劾之監司承兩臺旨曲加文致當鍊不道論死  
家屬連坐爲坐伍隆慶改元鍊子裹上書訟  
會華亭柄國故與順有卻遂逮順楷下吏論



諸監司同事者譴戒邊順庾次獄中云往  
御史監南直試華亭長子入試取代御史後  
狀欲上疏論同事御史張某卽馳使先告華亭  
以順且上疏已不能挽華亭得預爲左右疏至  
貫不盡法於是甚德同事御史而怨順以爲阿  
分宜故抑已耳然方爲分宜所用不得報順也  
已而有鍊事又數年

穆考卽位乃正其罪云順旣論死在獄少司  
洪朝選者華亭所善客也又阿華亭旨困順令  
歿死時五月終越數日方奏奏下已有齊桓之  
慘矣又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爲巡撫勞堪所劾  
捕繫獄中縊歿其狀與順正同天道好還可爲  
明誠御史張某者蜀人也

王司成維楨陝西華州人也以文章鳴世學士  
家宗之而爲人使氣彊直自南都還關中行過  
河南河南守遣吏以刺逆之王公怒其不敬

答所遣吏守大怒闕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  
給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  
大困大司馬鳳泉王公里居聞之請守爲解乃  
得去遂忿不接賓客至里第本州守來謁王公  
以病謝守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公  
叱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不出  
又怒而去王公亦不知也其後王公選謁守守  
欲辱之以求官使門者延之入卽返閉大門守  
故不出王公久立門下不得不出入大罵守守  
因使吏伺王公之第捕其宗戚因持王公短長  
王公亦摘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公以  
地震死

王公官

隆慶戊辰五月考選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  
向几上各帖姓名一江左同年几案立在几  
以爲不便顧見一江右同年几案適在屏  
處而身就他案閑談注左瞰其不在遠處

案除其紙帖以已姓名帖之江右望見  
與爭江左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  
不能奪江右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同  
亦笑不能面質也此事予親見之兩君皆名士  
同人館選列在詞林其後江右入相江左官  
史局

戊辰館中有盛名士年方甚少文采傾動一時  
見一江北同年頗相狎俾一日至江北几案  
異書一帙展閱良久輒袖之而去江北亟呼  
之笑曰知兄無用此爲也江北默然其後少年  
官最不進江北人相以文行顯此亦足爲少年  
輕傲者之戒矣

隆慶辛未吉士宋儒者險詐人也熊敦朴者  
才而踈傲兩人積不能下一日諸吉士避雨  
房守吏拒不納諸吉士格吏吏走自天幸太  
大憤敦朴爲人使氣衆遂以殿吏

而儒無行義舊爲諸公所薄及解館南宮  
次授翰林臺省儒得禮部敦朴兵部敦朴不  
平口語怏怏儒以故卽思中之蓋藉其意會  
飛語敦朴欲論太宰江陵召儒往令以私問  
生有無論太宰狀儒詣敦朴第謾語不言所  
問而還白相公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  
公因口占疏語數十相公大愕亟報太宰馳  
大司馬以相公指趣使具疏劾之疏成夜扣  
門遞入旦日平明相公入閣票出遂敦朴居  
日有言敦朴狂者相公召兩人面折則盡儒  
爲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亦補外距兩生  
官方一月耳敦朴父南沙過者有文名已去  
吉士亦授兵部改禮部爲宗伯嵩所劾外  
後四十年敦朴亦以吉士授部爲堂官所劾  
合符節亦一奇也敦朴敗時南沙在京邸太  
乃其同年往慰南沙且曰吉士之事

命下爲之駭汗南沙曰兄爲太宰有社稷之  
乃爲一書生駭汗何其不弘太宰太慙  
宋吉士儒者貴州土官子也僞籍定州中順天  
鄉試素行無籍與孫尚書應鼇有親嘗乘傳稱  
尚書父爲識者所發其後辛未登第選庶吉士  
在京邸豪侈如助貴姬妾十餘人士論不齒已  
而與熊構俱再躡不起家居益爲橫溢至僞爲  
印符發屬夷兵及所殺人以數十蓋其父已老  
因以儒子嗣官土夷不用漢法自其常態而構  
已爲近吏猶以夷法自恣爲兩臺所劾論成遠  
近稱快弟不知當時何以得進使禁署儒英列  
一夷虜無賴殊可恨也

近直有一士夫得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  
爲公論所薄因攷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  
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構之  
於上徽遂貶官或勸奏其私書徽曰苟無

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爲  
策之觀微此舉何等心事凡人刻薄者必不正  
大阿媚者必不寬弘能受私屬者必能奏私書  
不奏人私書者必不受人私屬君子小人公私  
明暗之分正於此觀之

處士以虛名被徵爲世所譏者一代有一人焉  
漢之樊英唐之田遊巖宋之种放

國朝之吳與弼是也英之徵也王良以書責之  
遊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放之匿情求名爲  
杜鎬所譏與弼之實行不敷爲張嘉禎所鄙高  
識深見之士有竝立而立者奈何其可恣名而  
欺丑耶蔣儼之責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是  
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嗟夫  
是數言者豈惟遊巖愧之千古士人多爲汗浹

穀山筆塵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較梓

勲戚

嘉靖間成國公朱希忠以元公位太師弟希孝  
以掌錦衣篆位太傅兄弟並爲三公貴寵無兩  
太師恭謹寅畏善守其家太傅豁達有文交

甚廣一時朝士莫不傾慕故自  
世廟所寵任如武定咸寧不保其世陸氏維  
正命子孫亦不能免惟朱氏兄弟以功名終  
恭謹之効也

萬曆癸酉成國希忠薨其弟太傅方掌錦衣爲  
希忠請爵下所司考議竟以寧陽王張懋例追  
封定襄令甲非爲軍功不王魏定王者惟中山  
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又歿土木  
之難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歿  
其一希忠也彼四王者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  
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彬寧等

武廟欲自封之爭者舉朝迄不見聽然猶假平  
曹欽之功不爲無名至於希忠直以誠謹有行  
爲

三朝元臣遂疏異王之爵非法甚矣當時內  
馮璫外而武清爲之左右而江陵居其間左



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也

成國兄弟孝友著聞成國多藏太傅好客成國時時分金子之卽太傅鉅費往索成國成國無不如請成國病卧東第太傅第相去稍遠則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内成國欠伸飲食及何人侍左右頃刻傳報或有不節應時而至及成國歿太傅日夜悲泣每上食几遙隨卽取坐飲食其旁若與相對且食且泣遂至發病以水聞者哀之太傅無子子其弟子成國有子不慧嗣爵未久而卒數年之中門第零落賓客盡散盛衰之感有足悲焉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内交者有之河巾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爲同里而上黨猶密呼武清夫人爲嫂與之對奕以是得再起云江陵相君善把持武清不使得肆馮璫又持之於中武清者一木樸老傭見士大夫謹畏不

作威福河中王司馬鎮宣大求入使賄賂武  
江陵卽諷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  
不指其人江陵調

旨責令言官問實狀亦竟不明蓋虛惕之使畏  
耳武清嘗從

孝懿皇后外家東李第舍

穆廟初在潛邸

慈寧故因東李以進

穆廟卽位

孝懿雖卽山陵而

慈寧不忘東李武清每賜常分賚之爲之周旋

恩澤經理家事一如

孝懿在時都人稱其不肯德云

丁丑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儼人多所乾沒軍

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繆不堪

上卽謁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力爲營救

上乃止

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於宮門之外遣中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武清父子服罪於是自此少戢矣

閻伶

國朝旣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權歸宦豎士鮮廉節如成化間汪直用事至使卿佐伏謁尚書蹕見書之簡筴貽笑千古嗟夫士氣所關甚重惟在主上振作平時若不甚要一旦緩急爲害不淺

今上御極六日而顧命元臣以片言譴罷如此一奴平時輔弼重臣多夤緣中官進退在手

爲所輕故敢以片言易置耳今廷中品階如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不知起自何時決非

高皇帝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品其腰玉服蟒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得柰何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周禮奄人巷伯皆屬太宰漢法丞相位諸侯王上今之公孤卽古太宰丞相何至列於奄人之下若曰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在廷公孤不似王人而已豈有於闕庭之間自分內外者耶

萬曆初年一日常朝未明陞座班行皆訝其早及詢所以乃馮保新造壽地延相君致酒奏乞早朝卽出而保又不親陪第遣掌家張壽徒也其貴倨如此壽地在黑山會去都城可四十里許後保籍沒永年伯王偉乞爲兆城今內監權璫筦事者內家呼之爲爺皇親

見之皆拜呼爲公公及考唐史高力士承恩  
久爲中外所畏太子呼之爲兄諸王呼之爲翁  
駙馬輩直謂之爺自古已然矣

唐玄宗時十王宅百孫院皆其子孫也凡有婚  
嫁者而皆以錢千緡賂韓號使請無不如志及  
憲宗時十六宅諸王久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  
選上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當時宗室皆  
子孫近屬聚居都邑猶不免貧緣嬖寵交關賄  
賂如此何況以千里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  
不結納左右以爲倚托哉古今之變事同一揆  
悲夫

古今事體大有懸合唐元稹爲御史與一車使  
爭驛中使以馬鞭撻種傷面貶爲士曹白居易  
等言中使凌辱朝士不問其罪而朝士先貶  
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無人敢言者憲宗不  
此事與隆慶二年掖門內官駭御史李學道

相類當時中使與杖御史得貶  
自漢晉以下京兆之權最爲要重至唐宋循  
史載柳公綽爲京兆尹有神策小將躍馬衝  
公綽杖殺於途憲宗無以罪也謂左右曰汝曹  
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文宗甘露之變禁軍暴  
橫薛元賞爲京兆嘗詣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  
廳事與一人爭辯甚喧乃神策將軍訴事也卽  
令左右擒之俟於下馬橋杖殺之卽囚服往見  
僕士良說以禮法士良亦無可奈何呼酒與之  
歡飲而罷此二事與申屠之辱鄧通董宣之數  
公主相類唐時神策軍將卽今錦衣之在東廠  
者而權位過之其時宦官暴橫廷臣大小無敢  
以逆中尉而二君能折其鋒可謂有力然亦見  
當時京兆之權非諸司所及也宋之開封無至  
以皇子領之禮秩尤重肅清輦轂彈壓京邑甚  
勢固有餘矣乃今之京尹養望待遷幾成散局

卽有柳薛之才將安所施乎  
唐時給復禁中多名爲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鷹  
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者德宗所立曰鷹坊  
鶴坊鷓坊鷹坊狗坊漢有狗監正德中豹房皆  
是此意

德宗官市旣賤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  
等錢門戶者進奉所經門戶皆有費用漢靈帝  
時謂之導行費卽如今之門單也宦官之弊自

如此

唐德宗初政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文舉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旣而皆以賊敗武將宦  
官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  
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  
所仗矣近有文學之臣以隱匿官銀一敗塗地  
者亦涉邕之類也

唐僖宗使陳敬瑄等擊毬賄三州節度莊宗

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奉  
仆帝乃授幽州節度方鎮之權古之方伯連帥  
而以毬搏得之推轂授鉞之任成兒戲矣  
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爲景州刺史玉珩在  
以樂工嚴旭爲蓬州刺史當時勳臣禁旅有從  
軍百戰未得典州者亂世之政何所不有  
敬新磨者莊宗之優孟也莊宗田於中牟踐民  
禾稼中牟令當馬前力諫叱去將殺之新磨追  
禽至馬前數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  
獵柰何縱民耕稼以妨馳騁汝罪當歿請行刑  
帝笑而釋之後世伶官多因戲劇時有諷諫其  
智蓋本於此

李存賢

南唐徐知誥召弟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  
願弟壽千歲知詢疑其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  
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不肯受  
左右不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誑語



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灰矣此伶人可謂有功於徐氏者然不知齊客之妾佯僵而覆酒能自全也各事五百歲語亦有味

南唐劉鋹以宦者龔澄樞爲相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宦者近二萬人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以是亾國尤可笑恨第後之人主慎無使士人爲門外人哉

正德中樂長臧賢者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然官名體秩則不易也相傳本司門曾改方向有形家相之曰此中當出玉帶數條聞者愕而笑之未幾

正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官之使入爲鼓司官後皆賜玉至今內中諸署指鐘鼓司爲東衙門以其賤而不居當是此故耳嘗考元

五辰與院扶正三品與六部同階其長有加  
垂章者則愈可笑矣

郭崇有呼鷹臺元至大間所築也元人以鷹坊  
為仁虞院秩正二品使首相領之夷俗之可笑  
如此

穀山筆塵卷之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經子

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天  
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  
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是從外向內說

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是見字  
推見物見字而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只  
將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  
以至隱卽知之矣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屬目爲明智屬耳爲聰  
神以知來卽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卽人  
之記性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  
資德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沈著  
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悉  
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  
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懸曉所謂知來也  
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  
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

易九厄曰初入元元百六陽九謂初天元有六歲  
有厄者曆法共元有四千五百六十六歲初元元  
爲陽九謂旱九築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爲陰九

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爲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  
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太數也  
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爲  
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四部爲一統三統爲一  
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十百六  
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  
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  
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  
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  
七百二十歲爲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  
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  
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  
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  
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  
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  
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

百六十年其災歲總有五十七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象旱之大數也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爲天皇大帝者耀魄寶也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鄭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緯書之鑿視道家圖錄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感生帝者東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顯慶元年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明年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而玄說盡黜矣顯慶二年又詔禮官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

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六天之說卽漢之五時使五行之吏進而並於有昊說之最謬者也

翼奉曰詩之爲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未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癸主之脾性力力丁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敬敬行智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貞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狼也

予讀焦氏易林其詞古奧爾雅而指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爲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及讀京房傳房受易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諱易於占氣候卦流於讖緯夫焦氏明於易理斯聖人之微宜其不相逮也

東京諸儒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抽靈圖通卦驗是類  
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陰  
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  
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異  
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  
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  
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佑助  
期也

道心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  
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  
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  
離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  
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爲必慎其獨也政以不睹  
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  
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  
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即是

慎宗不賄不聞卽是釋字註分動靜非是  
道不遠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  
於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何也  
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  
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  
何謂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  
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爲臣而忠  
已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君  
則臣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  
爲子而孝已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  
施之於父則子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  
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  
之心責已卽以恕已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  
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爲道豈必遠人以爲之  
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爲虛僞  
之學卽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故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豈可以忠  
恕爲下學一貫爲上達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  
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絅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  
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不  
求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內闇然而日章正尚絅  
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闇然日章  
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  
必至於顯微卽闇然顯卽日章也然則入德之  
方其必由慎獨乎人之不見者獨也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不君子於此慎之慎獨之  
功何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正  
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  
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  
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篤恭不顯正慎獨之  
功所謂闇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神功化之

極位育之効臻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  
微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擬之其殆與天合  
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之載  
天命之性也三節卽二節之意皆慎獨之事也  
五節卽四節之意言天下平由於不顯也六節  
但形容其至耳註以動靜分體變化分用則失  
本旨

好惡是謂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  
其性耳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此人已  
同然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惡遂至好人之所惡  
惡而不知其美遂至惡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  
惡同然之性卽失其好惡本然之真也豈但拂  
人之性已哉曰然則鄉人之好惡必察焉何也  
曰此正流俗曹好曹惡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  
也凡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當好舉天下之  
所好而好之可也如違道以干譽則鄉人之所

好理所不當好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好之理乎理所當惡舉天下之所惡而惡之可也如負俗以致毀則鄉人之所惡理所不當惡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惡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得其好惡本然之真卽得乎人已同然之性矣能察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佻好惡以自違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也不言憂懼二字何也七情雖出於心而已著於物憂懼雖動於情而實關於思故思字從心憂懼皆思也故詩之首憂不曰疾如疾首則曰維憂用老夫至於疾首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發有如是之深者乎使不可以例論

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吉凶悔吝生焉喜怒哀樂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情之正也發而不

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生焉樂五而感木欲於  
發之中存所謂生而靜者則吉凶之兆候而喜  
怒之萌過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謂當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也忿懣恐懼憂患好樂之不得  
其正則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  
之離情而乖於心也之其所親愛云云情之由  
心而施於物也此二節所字即能所之所今即  
學而不思則罔漸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  
頓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却也却可語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却也至何時可聞也  
其所以聞則知其所以語矣

博學審問是問慎思明辨是思篤行是修

一也。儒謂之知，佛謂之聞，儒謂之行，佛謂之修。所以貫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異於教？玉人節舊解未明，蓋以難兼。鑑爲小，何以以字解？佗其皆非本旨也。教字當佗，教誨之教，俞大意謂王有玉，雖萬鑑之多，必付之玉人而已，不與琢焉。未嘗誨玉人而爲王者也。然則王之國雖萬乘之大，亦必付之賢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誨賢人而爲國者也。今用賢人爲國矣，而願欲其從我，則是誨賢人而爲國，何以異於誨玉人而彫琢玉哉？夫誨玉者，爲玉，玉必壞，誨賢人爲國，國必危，任之可也。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註云：非因事而得，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節其偶合時，卽是掩襲時，非待偶合之後，始去其以爲取爾。冷然乎且並身行也。無所積累，見有此事，可以並名，惟恐不得到，美意惡襲，取將求。

掩人之不備以自為名此正襲面取之耳雖志  
氣盈溢如何筭得浩然之氣少時露出與月依  
舊是本來局面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餘矣譬  
如人腹中不飽襲取簞食壺漿以救目前豈須  
依舊飢餒如何充養得肌膚所以下個餒字極  
有意在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蓋惟取人為善正  
其舍己從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說去註分  
人已非與人為善即善與人同猶言和人為善  
也註解許又解助非即天下歸仁亦止言同歸  
於仁也解以仁與我非

目之於色吾可得而見人亦得而見之耳之於  
聲吾可得而聞人亦得而聞之惟口之於味甘  
苦溫涼得之於我耳人不得而與焉故曰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貴其自得之也夫  
士君子窮生平之志慮以為富貴紛華富室奉

馬鐘鼓帷幃盡心力而求之不過如傀儡人使  
他人之玩耳求之於身何嘗有所滋益故君子  
必有自得於心而人不知乃爲貴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其抑揚押闔大有策士之風  
卽如齊王問卿之對雖道理自如此其實有爲  
而發盡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  
厚招游客權傾一國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貴戚  
之權以悚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裁制之  
此其微指也厥后湣王之時孟嘗得罪宗國遂  
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然  
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見此轉  
語徒一笑也

孟子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小體  
卽佛經色身大體卽佛經法身夫人於飲食起  
居之節而調護其肢體者從其小體也養生之  
說是已於身心性命之蘊而勤脩其行業者從

其大體也無生之說是已而吾儒之道謙焉今  
蚩蚩之氓泪沒於聲利以戕其天和沈酣於嗜  
欲以傷其元氣是尚不能從其小體矣况大體  
乎

孟子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夫所謂懷利  
者非必利於已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利於  
國也剝民以奉上損下以益上利於君而不利  
於國利於國而不利於民皆謂之懷利如同之

榮夷公漢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  
矣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誤此設詞也欲言  
天地聖人以無心順物故兩設險詞以聳人之  
聽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萬物爲芻狗然  
則天地非不仁也順萬物而無心者也若以有  
心爲仁則天地不仁矣聖人一何不仁哉以萬  
民爲芻狗然則聖人非不仁也順萬民而無心



者也若以有情爲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必以無爲爲理又何煦煦然以多事爲哉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解者謂蓬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當是果字言蓬首裸體衣不蓋身而行也不然則蓬累音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汎之意耳柰何云云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籠山澤之利操金穀之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之民服食器用皆俯足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弟以市道交之使其輕重之權在於上不在於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之於一國不可施之於天下一國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遍而四

者也若以有情爲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必以無爲爲理又何煦煦然以多事爲哉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解者謂蓬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當是果字言蓬首裸體衣不蓋身而行也不然則蓬累音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汎之意耳柰何云云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龍山澤之利操金穀之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之民服食器用皆仰足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弟以市道交之使其輕重之權在於上不在於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徵指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之於一國不可施之於天下一國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遍而四

海之遠惟精神意氣潛移默運非智數法令所  
及一也霸其國者不顧鄰國可以利吾國則爲  
之鄰國雖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則爲之鄰國  
之民雖救不顧也故常以吾國之財操其輕重  
以御鄰國之敵其勢然也若夫爲天下則不然  
此有餘而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嚮其利  
而彼受其救救者亦王民也譬如一身血脉周  
流無所不貫疾疢疢者亦知安有損手而

益足剝膚而實腹者故管子之說不行也五也  
是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亂然則  
王天下者不理財耶曰大學之十章備之矣此  
王道也

商君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此真見者也  
然但就凡民言僉士大夫則不然可與慮始而  
難與樂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  
成也下與共患難不與共安樂善於患難

人有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彼之患難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弃予如邊也人有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肩爭門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語此

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刑名故曰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蓋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於名實者耳刑或作形或作刑其義一也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所謂本於道德者韓子之書有之其言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又曰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又曰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又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至如解老喻老諸篇大抵本虛靜無爲之指第其

言專主於用非道之本體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駁論也至陸贄始正其非謂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則非權矣程子曰權只是經字正此意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疎權也脩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近自高少師發策會場論輕重之義極爲了徹可爲萬古不磨之見矣

典籍

劉歆典領五經總羣書奏其七畧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才技畧凡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二千二百卷其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科時

書也篆大篆也隸書今之八分關中郡學今有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洛陽三字經石經五胡之亂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圖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嘗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蹟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

隋煬帝好讀書若書增祕書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以至蒲博鷹犬皆爲新書無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可謂富矣惜其不傳於世無可考索耳又西京有書三十萬卷煬帝除其重複猥雜得正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後所存幾何也古時書集甚多如歷代藝文志所載後世及見者十之一二豈徒恨三代之書

燼於秦火不思自漢至今其爲秦火者又不知其幾矣可勝嘆哉

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初立石壁九經卽今陝西石經也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彫板印賣至後周廣順間乃成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及後周和凝好爲文章有集百餘卷嘗自鑲板以行於世雕印書籍始見於此不知隋唐以來刻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時立書畫筭學當時留心藝文厚招技巧故縹緗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時之務也書學卽今文華直殿中書畫學卽今武英待詔諸臣然彼時以此立學時有考校今止以中官領之不關藝苑無從稽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

宣憲二宗雅好畫品武英待詔精者頗多然皆工畫也祕殿書法皆以姜立綱爲宗類如文素之書視宋時書畫二學相去懸絕矣

元人破宋用楊璉真珈之言將故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擿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爲墨莊

人主好文章書畫雖於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靈簡省嗜慾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世儒動云人主之學與韋布不同不必尋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據何所涵養而後爲人主之學求而不得無所用心則聲色狗馬玩好遊娛雜然進矣孰與尋章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欲通今博古之士參備顧問不可以技藝下流干



預其間如漢靈帝時召諸生能爲文賦者待制  
鴻都門下諸爲尺牘工鳥篆者皆加引召一時  
無行趣勢之徒多置其間蔡邕上書言之不能  
用也此等小人雖有文技而不本於經訓其進  
身之途多出私門不由公辟故經生文士恥爲  
伍耳

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  
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亾之主有好文者多  
是耽精技藝善書工畫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  
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幾卽耽精文藝  
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  
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長短於尺寸  
斯其所以敗耳

歐陽脩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  
賸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  
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

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  
賸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  
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  
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  
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  
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  
見之熟則忘其爲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揚舊  
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  
誠使爲文者如揚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  
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爲不然卽積案盈箱富於  
武庫之藏亦不足爲用矣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乃以漢人楷字  
合契丹字體製爲女真字及元入中國又作蒙  
古字今元朝遺碑多用蒙古字體而今之遺刻  
無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狀何似今遼東女真  
表文字與非虜相近不似漢字契丹所合而成

鞮鞞館字體又都不似蒙古豈蒙古字體亦非  
其國人所通用耶

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博求遺書故其時內府  
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

本朝則不及遠矣永樂中亦嘗遣使四購不知  
所得幾何乃今祕閣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  
天祿石渠之奧空虛等此亦一大缺典也南昌  
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

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  
行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  
當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  
御覽其一內閣祕書當儲其全以備顧問其一  
翰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  
當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  
以備參核五者卽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  
皆無之徒使坊肆謔刻日滋月盛毀瓦畫墁

失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穀山筆塵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  
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  
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爲制舉之

文其一士人纂述爲著作之文其六朝廷方國  
上下所用爲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  
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  
圖也然三者亦自相應經濟之文由著作而菽  
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救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  
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爲文所爲殫精畢力  
守爲腹笥金籬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  
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沈酣濡滲入骨已深卽  
欲極力矜擢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  
從事筐篋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譎黻而  
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已亦不知  
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匡  
之制著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  
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  
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勅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

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玉聳牙爲古鋪  
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襲上體亦淆下觀此訓命  
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獻納  
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  
約無緒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  
不可解何以仰爭高聽而端上心此奏對之體  
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臣下所以傳信也故必  
質而且簡可以直達於上俾古之奇字奇句以  
餘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  
語平實則以爲俗明切則以爲樸而欲以必不  
可解之詞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  
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  
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致在  
必行今也頒布下吏或修擊斨之詞申請上官  
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  
明比讞訊鞠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爲兒

戲民命爲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宜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志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務剽剗以爲富纂組以爲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於理則以索隱爲鉤深談虛爲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歧而及無俯而就有鼓之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爲瓌瑋之聲卓絕之調舉羣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謗以所不習也不學書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弊亦然夫狂瀾橫發洶湧滔天是水之奇觀而決之

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縹彩而落之  
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弊矣用不可  
障則疏其源花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  
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  
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  
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華喜  
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爲陳言刊落芟夷惟  
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  
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  
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  
相效尤以至踵謬承譌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  
矣原其弊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  
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  
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



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爲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爲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爲文而其文之妙爲千古絕唱次之至於人主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爲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氣調渾雄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也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核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

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  
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  
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  
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爲贈別之辭以  
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爲弗不  
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  
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爲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爲  
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爲明皇幸  
蜀耳遠別離篇亦耳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  
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  
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  
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然亦文選所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

之也韓之文也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爲之損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爲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可爲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爲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情與夫其意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爲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爲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谷成之藥尙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嚼於理與取法其體裁不肯模倣無辭剽竊一語沉

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爲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己以從之作樂讀之語則合衆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爲者以爲摹古讀者以爲逼真此如合和衆藥萃爲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折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爲高深湯液爲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爲謂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鏡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詞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鏡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敘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詞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

宋何承天私造饒歌十五篇皆卽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已意味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濳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與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辭之謬而橫以爲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能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爲絕倒耳

漢鎮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陟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釣奇各模擬饒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爲一詞婁東稍脫落卽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卽二公亦不知

也惟其寄興深遠而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耳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爲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爲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爲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卽四聲亦與後不同如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旣耆且陋豈不率性穢我王朝又云我旣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漬土立於王朝陋舊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溫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兇悍而

能爲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以全法之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地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才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爲舞一曲道玄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夫舞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者天地小者蟲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

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爲車聞鳳鳴而制律  
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必有以神契者矣

###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  
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  
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別有銓選  
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  
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  
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  
奪樞密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選  
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選  
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蓋文選  
爲樞使安石爲此以阻之耳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初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爲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易詩書禮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

奉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卽今科場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

賦分爲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

同學究出身此卽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惟以

明經詞賦爲主安石以爲古之取士必本於學請興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

而科場之法遂爲近代初始矣此豈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以次升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賜第此卽近代積分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赴廷對則上舍生卽禮部進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耳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以爲非也光謂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至正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初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爲經義及元祐初

太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二科凡詩賦  
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  
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  
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古其半  
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熙豐之政又  
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  
科後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卽今之館選也  
宋自熙豐以後經義詞賦兩科更爲廢興已而  
合爲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爲二蓋宋時取  
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

本朝以經義爲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  
矣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而從李孟之請也  
其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  
會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卽  
奉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爲右

漢人南人爲左各命題耳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  
一甲三人一爲元輔二爲正卿自  
世廟以來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沈陳王  
公同時爲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爲狀元陶公  
大臨爲榜眼趙公志舉爲探花南直甲子舉人  
焦公竑爲狀元余公孟麟劉公城皆爲榜眼一

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丁亥以後內閣三公俱是南直人申  
瑤泉狀元王荆石會元許穎陽解元內閣三公  
應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爲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  
有成數非人所能爲也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  
丙午浙江省試主者已知額取足九十人每十  
卷一束置榻上偶主者困卧夢一朱衣達官自

稱杭州知府直入卧内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來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爲顯官入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投之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卽取中此卷乃餘奴一生名田麟者後聞田生以狀生哽咽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爲嫡搥殺成時狀正如此卽此二事可見場中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豈不異哉

萬曆己丑科場覆試子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都試黃宮庶洪憲主考黃游申王二相君聞甚懼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卽非黃典試舉首亦其分内徒以出於黃所爲衆指目而榜中復多

黃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懸書於衢及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宗伯朱公命郎吏檢閱儀郎于孔兼因摘其二卷以呈其一李鴻者吳門之壻也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旣聞公卽當奏不奏卽當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尤豫久之密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叅劾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客也亦寢不奏于見形跡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

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吳門東牀凡八人

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試御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爲二相宗伯稱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避不閱卷惟予及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予先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卽送臺省諸君令其較定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爲第八與予所定稍谷予因謂吳公曰甲子巖場覆試丙戌午門

覆試皆分三等定去取以聞令奉 覆試皆分三等定去取以聞令奉  
旨覆閱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三等請自  
上裁乃召郎吏具草以七人爲平通一人爲亦  
通其人卽屠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屠在黜  
列懼無以復二相卽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  
義甚優老夫亦不能作柰何棄置就不做官也  
罷要全天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黃縣王君  
指卷對曰卷內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某觀之  
正是極不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  
却亦甚好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屠五  
等於是吳公大憤噤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  
周與高直前力爭請落其二三卷予因謂吳公  
曰郎官所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嫌  
旣奉

旨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卽厲  
聲命吏書奏卽刻印封俟關門開卽上時已三

鼓矣予甫抵舍盥漱卽入候講黎明在  
文華直廬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顧失色新都  
曰奏可迨否予曰已上矣縱未上衆印封亦不  
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屠生文  
義可作程式柰何黜之予笑謂曰郎中云不通  
亦過老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總之非甚  
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默然自是  
高呂王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  
君皆爲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未次於黃苗  
疇予者次於高子矣覆試奏旣上次日卽以查  
核疏奏大略云連日查訪關節未有明據事屬  
曖昧遽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  
試卷旣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  
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詞微亦不悅也而吳  
詹二公以不能全勝復有從臾滋不見與矣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宋明



策譏切吉甫爲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  
有卻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陳文昌李紳  
之屬爲其所喙而宗閔之壻及第故德裕文員  
紳種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譏焉  
於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  
體大略不遠如此

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

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  
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  
爲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爲令長稍  
有一二薦疏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長年先輩  
降顏撫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助之者其肯受乎  
且亦長年先進無勣其人耳誠有如勣者亦必  
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殿唱執政林摠嘗傳姓名不

識甄益字以寡學被黜迨世士人以經義致身  
不暇博覽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  
何如爲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  
示內有竊鉄二字蓋以鉄爲鉄也予難於面質  
第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出成  
却已寫作大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  
明告使陷於可笑如此亦與有責焉

穀山筆塵卷之八

終

穀山筆塵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  
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蓋奏封事輒使  
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

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爲  
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  
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  
疎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  
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  
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  
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百制太傅第一

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  
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爲三司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自是江左以來而有儀同之名矣西漢有五  
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  
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  
軍也

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

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一官耳東漢承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爲三公而大將軍僅三公之上與司馬爲二官矣曹操爲丞相位三公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爲二官矣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爲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爲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爲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爲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罔之徒又自爲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羌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參撫爲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

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卽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十八班其次開府儀同爲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爲

十八班吏部尚書爲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爲十三班侍中散騎爲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爲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爲外朝門下省爲內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其朝重門下三公僕非冠以待中之號則不得筮樞蓋門下乃

猶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後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主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竝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云北朝北朝官制自大丞相已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者卽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

三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而謂之二大夫二夫之下乃爲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經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爲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

一朝號六察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爲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爲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爲長中書省之長爲中書令卽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爲侍中

卽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令

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

官門下省爲鸞臺侍中爲納言中書省爲鳳閣

令爲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卽位又改

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左右僕射爲左

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卽

不稱爲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爲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爲

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  
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  
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爲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  
同平章亭爲正相而以叅知政事爲次相然則  
宋之叅知政事卽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

辟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

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

每遊幸禁苑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

申在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

然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卽以爲宰相兼

官矣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起未廳南廳五間北廳

間中隔花鏡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



唐制中書門下五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  
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簿謂之翰林供奉  
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  
在奉天鄭綱密在真元裴洎李絳在元和之初  
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內行政惟所  
替及其爲相寵遇不若焉卽其所建白視在  
北門亦若岑滅地之親跪在國也漢廉謂不任  
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  
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  
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  
雙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卽位乃  
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爲侍郎以姚崇  
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而文武  
選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

甄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  
衆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  
任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訥爲幽州鎮守經略大使此節  
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  
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  
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  
禮猶重節出拆開毀屋以示不屈

睿朝制臣各賜旗牌制勅雖名器不同而意象  
相似然其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  
徵皆牒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據疆  
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  
在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卽淄青淄青卽平盧也平盧  
在永平安祿山旣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

玄志歿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  
推侯希逸爲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  
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曹齊  
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  
復并棣登萊四州帝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  
諸道各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有正已又得  
曹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已  
卽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爲  
天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爲一軍  
之名一也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五代而爲宰相唐之  
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古官名之  
沿革如此

五代時以樞密使爲內輔臣宰相爲外輔臣而  
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密則得參大

政如罷樞密之權俱爲宰相其任及輕亦如唐  
之左右僕射也蓋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  
於明宗然皆以佐命元功入爲樞密刑賞黜陟  
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後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  
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三人數  
名相似際遇亦同俱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  
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  
道已矣

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  
房設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  
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爲使而樞密之任  
歸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卽位以豆盧革  
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始以  
外官爲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  
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樞密爲相樞密  
爲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末兩樞密使丞在祿申尉柄筆機與宰相  
表裏號爲申黃亦稱內大臣樞密卽今之  
中尉卽今之東廠也

唐金吾衛屬南衙卽今之錦衣衛林衛屬北衙  
卽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  
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  
揆急奏止之輔國美置察書數百人潛令於大  
間聽察細事有麻遞索諸司翰詠拒者魚朝恩

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  
沒其家貲則成化間之西廠矣

唐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  
恒爲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左丞  
崔知悌司業鄭祖玄爲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  
存撫卽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于道卽今之巡按立二十四  
府都督察所都刺史以下卽今之巡撫都督

廢按察復傳其後改爲五十四道各置採訪使以刺史領之又變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尚故亦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卽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唐之監察御史裏行爲以其資敘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卽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爲宣撫副使大將吳璘官至少師請請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處軍容璘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帥有爵蓋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卽此體也

詔用御史臺言容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本員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五州分巡

十月還計已及晚爲肅政廉訪司卽今按察司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卽今御史  
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  
丞以下全設如肉令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  
設而巡撫中丞以保疆爲職雖有行臺之號其  
實不相象也太要

本朝之制以行省爲藩司廉訪爲臬司行樞爲  
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叅有御史之體而不相

絕此官守之因革於元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  
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卽今  
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所謂行臺御史者  
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及長官者  
遺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風憲之制監察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  
六歲而更與漢時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

及也而更其制數陳文哉國書宋以來  
奉之指揮使司卽充之萬戶府也元既平  
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  
京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三萬戶府杭州衍者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關之體而權  
倍之

國初時衛所之設權方亦重後稍陵夷至於  
日其號爲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  
僕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國志  
猷其將能乎

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  
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  
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  
隋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卽郡也煬帝又改州  
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  
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郡州也



本朝以州屬府則分之爲三矣此郡縣之  
辨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  
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故  
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兼非外  
吏也朝官京官亦有別

元夫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  
許有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爲令彼

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者  
卽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

本朝之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  
願致仕則聽否雖至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  
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執目之吏亦謂之都吏官一  
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漢之牛車以今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閑庶僕俸銀兩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爲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之時猶有職田祿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爲優耳及至天曆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其萬則不啻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始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千二百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六百有差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六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次遞至雜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卽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竭百

請納職田以充軍餉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  
公田惟  
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田皆起科  
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養廉地由  
頗收其入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耳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  
三公一百六十萬侍中一百五十萬中書令兩  
省侍郎左右僕射一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

一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而言之也一  
萬當爲十緡二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  
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  
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爲太減矣乃今一錢  
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  
至薄也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於  
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

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練計馬萬匹  
四十萬練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馬其時  
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  
爲一千一歲俸入卽今二十四萬兩矣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  
會之費至十萬緡准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  
太甚矣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  
士劉繼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  
當爲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然使在  
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數  
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卽位  
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卽位力不能  
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人  
五千李途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

往代已爲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  
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  
也我

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  
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